



杜宏剛  
邱瑞中  
韓登庸

劉 羚  
閻崇東

主編

# 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二)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 目錄

澗松集

趙任道著 〇〇一

遲川集

崔鳴吉著 〇一一

龍洲遺稿

趙綱著 一七一

竹南堂稿

吳竣著 二三三

鶴沙集

金應祖著 二四五

孤山遺稿

尹善道著 二六七

溪谷集

張維著 二八九

樂全堂集

申翊聖著 三九一

玄谷集

鄭百昌著 四三一

東州集

李敏求著 四三九

津溟齋詩集

尹順之著 四七五

詩心集

金鳳時著 二四五

竹南堂詩

吳敏著 二三三

蘇州詩集

蘇州詩集 一八一

蘇川集

蘇川集 〇一一

蘇州集

蘇州集 〇〇一

目錄

趙任道 著

澗  
松  
集



趙任道，字伯孝，號澗松（一五八五——一六六四），朝鮮宣祖十八年，明萬曆十三年生；朝鮮顯宗五年，清康熙三年卒。

趙任道生於萬曆十三年，八歲與父立岩公避賊於陝川，十四歲受學於槃泉金化人，十六歲又受學於杜谷高公。萬曆三十二年，任道二十歲，秋中鄉試。三十五年，拜寒岡先生於龍華舟中。四十二年中東堂試，二年後赴會試，未中。

天啓七年春，後金攻朝鮮，鄉人推任道爲義兵將，召募義兵抗後金。明崇禎九年，清復攻朝鮮，進圍南漢。二月，南漢失守，先生北望痛哭，與親友相吊涕流。

《澗松集》爲趙任道玄孫弘燁搜集家藏草稿編訂而成，李光庭校正并編次，一七四四年於咸安松亭書院木板刊行。其後，宗孫漢珪進一步搜集，由張福樞、盧相稷編次，一九三〇年，於咸安合江亭活字印行。附有續集，十二卷，共四百八十六板，半頁十行二十字。

底本藏於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

三綱九絕句 丁巳秋

呱呱襁褓失雙親。纔及成童痛慕新。摹寫兩真存奉  
敬。丁蘭千載豈無人。右趙監察應卿。公在襁褓連喪。怡時及長。慨然銜恤。以兩真父母面目為哀敬。魚大諫畫圖公為作畫像贊以歎美之。

贊以歎美之。

辛勤甘旨涉鵠州。愛日丹誠老未休。足不出廬終禮

制。公年七十有三秋。右李訓導郊。公為養親嘗求巨濟訓導以供游適。故云辛勤甘旨涉鵠州。公年七十有三。丁憂。足不出廬。以終喪制。可見其篤孝事。

覽。終喪制。可見其篤孝事。

痛親非命抱哀傷。閉戶終身不踐鄉。追養每思如在

敬。想公心事可沾裳。右李處士瑞。公之父以非命死於獄。公痛之。隱居行義。於邵北大山里松楸之下。教授于家。平生足跡不

及城門。鄉人罕見其面。終喪則如在致誠云。

人心天命力難爭。隻手焉能抗大兵。歸臥故園徵不

起。忠貞豈獨吉先生。右趙中軍純。公仕於肅末。官至同知。征遼之役。公佐中軍。至威化島回軍之際。公抗言曰。以藩國犯上。國固不可不請命。回軍尤不可。遂去歸鄉。杜門不出。及其門前立下馬碑。以示使人。稱式之意。命於其門前立下馬碑。以示使人。稱式之意。

廢朝當日憲章顛。怖死人誰敢糾愆。獨立抗言終不

變。龍逢直節可齊肩。右朴獻納漢柱。公在諫院言草截直。不避雷轟。且廷論任士洪。最邪之狀。錄山大惡之。戊午禍起。公以會遊佔畢。齋門流配。碧溪甲子被殺。

醜虜長驅海嶠昏。紛紛鼠竄背君恩。當時列郡誰男

子。獨有堂堂大笑軒。右趙成陽宗道。公自少有志節。慷慨好義。壬辰之亂。傳檄倡

子。獨有堂堂大笑軒。右趙成陽宗道。公自少有志節。慷慨好義。壬辰之亂。傳檄倡

子。獨有堂堂大笑軒。右趙成陽宗道。公自少有志節。慷慨好義。壬辰之亂。傳檄倡

子。獨有堂堂大笑軒。右趙成陽宗道。公自少有志節。慷慨好義。壬辰之亂。傳檄倡

義烈郡為之響。應丁酉秋。賊再動。公以咸陽舊守。守黃石城。守城將白士霖。毀城夜遁。城遂陷。公與安陰縣監郭公趙。不屈死之。光海朝旌閭。特贈吏曹判書。又載續三綱行實忠門。

沒齒不咬葷與肉。一生長慟所天亡。千秋賴有旌閭

在。行路猶聞未沫香。右仁川李氏。○巨濟訓導郊之妻也。云之沒。李氏傷痛終身不食葷菜。

魚肉事。聞旌閭。

松溪處士之孫女。閨行貞嘉有所傳。臨難一朝能自

決。芳名豈下竇娥賢。右曲城中氏。○松溪處士李誠之孫。忠順李公。傷妻也。夫歿。托

夫。臣明愿以居。兵火蒼黃中。不廢祭奠。一日方設朔奠。賊猝至。印氏知不得免。拔佩刀自

刺死。聞旌閭。

淑女宜為君子配。夫人閨範出刑于。崩城一慟終身

抱。繩帶縋衣供祭需。右全州柳氏。○生員李公喜。弱妻也。公歿。柳氏傷痛。喪畢。撫服期以終身。詔出州志。

縋衣繩帶。躬供祭需。

聞南漢受圍。慨然有作。二首。丙子冬

腐儒平昔不談兵。臨亂如今但骨驚。月暈孤城消息

斷。壯辰回首涕空橫。

天地無光日晦冥。山河帶憤鬼神驚。可憐禮義文明

域。變作氍毹辨髮眠。

聞張侍郎椿禮葬遼西

文山正氣子卿忠。兇醜猶欽節義風。遙想遼西一抔

土精靈夜夜首陽通。

大笑軒遺事

公姓趙諱宗道字伯由世爲咸安郡人縣監諱應卿之孫參奉諱堰之子其外祖府使姜姬臣也以嘉靖十六年丁酉生于郡西院北洞年二十二占戊午生員累舉不第以公薦歷宰四縣一郡俱以善治名公見高識遠氣豪心雄其氣象如數層高閣四無遮障軒豁通敞萬象呈露爲文字不尚奇偉而豪放紆餘無有窘滯無書不讀尤長於文洞視古今明達事理人物邪正國家治亂瞭然若眼前事自少有志節卓犖不羈性又慷慨直論敢言雖以詆諧不欲自別於人因自號曰大笑軒亮考其中則金石其介確乎不拔至於處大事決大議若傾河漢所與遊者皆名流如晉州之河覺齋高靈之金松庵安東之金鶴峯柳西厓星州之鄭寒岡金東岡其人也氣求聲應每相推服公之婦翁判書李公嘗曰東國人物卷爲吾有蓋自多其得公爲女婿也萬曆己丑之難公與守愚堂崔公繫禁獄于時天怒震疊禍在朝夕人皆惴惴晝夜憂懼而公與守愚處之泰然守愚則凝定自守不變常度公則謔浪諧笑言貌自如獄中爲之語

曰崔司畜叱咤趙金溝諧謔壬辰之變公以丹城縣監傳檄倡義列郡爲之響應是歲公與招諭使金鶴峯同舟議事於龜石樓下有人傳言大駕渡遼公慨然曰大駕渡遼則吾屬其將安適與其臣僕於染齒曷若潔身而死於清流於是攜鶴峯手欲臨江自噴鶴峯止之曰大駕渡遼之說道聽而途說不可信也且人臣死義自有其地吾恐今日之死無益於國而爲匹夫溝瀆之諒也公然之丁酉秋賊兵再動公以咸陽舊守守黃石山城城陷與安陰守郭公趨死之時公已渡職可去而新守未至民情願屬故不敢去卒以殉國友人金東岡聞而義之爲之詩曰嶺表堂堂友心雄氣亦豪驚聞玉燭死肯作疊山逃義烈扶人紀英風壯本朝平生談笑處江濶碧天高人以此詩能模寫公氣象云宜祖賜祭贈爵光海嗣服命旌其閭特贈吏曹判書西厓柳相公爲公立傳事蹟又載續三綱錄公嘗過岳堅山城詠詩逸其半其一聯曰崆峒山外生猶幸巡遠城中死亦榮觀於是詩則丁酉之死蓋素定也鄉友薑嚴朴先生撰旌閭銘曰稟剛正氣守一箇是難不苟免風霜節義

嘉善大夫黃海道防禦使。贈崇政大夫判義禁府事朴公行狀。

公姓朴諱震英字實哉咸安郡人也其先出自密陽仕高麗者七代名位具載家譜入本朝有諱彥忠官至慶尚左右道都節制使節制有子諱訥通政通政有子諱光敏正郎正郎有子諱景玄進士登武科仕至訓練參軍參軍有子諱如達其子曰諱擢務安縣監中廟朝以大釜陞嘉善於公爲曾祖祖諱宗秀贈漢城右尹考諱昨累貢三場以行義稱號曰桐川與崔守愚齊齋往來遊從後以公原從勲贈刑曹判書妣戴寧李氏贈兵曹參判諱景成之女也以隆慶己巳十一月十九日戊子生公于咸安下里村第自少豪氣出衆不肯碌碌屈首於拘拘墨之中有投筆之志壬辰之亂從事討賊與本郡守柳公崇仁同力有功朝命亡及自參奉至軍資正殆無虛歲忘憂郭公再祐亦舉義兵討賊知公有氣義請與同事公曰既與柳有約背之未安郭公義之甲午春始捷武科夏四月遣先府君憂殯葬畢起復在都元帥權璫幕下一時起復之人無不從權見公食素內不自安請于元帥欲令勸肉公曰身既許國

名屬帥府出使討賊唯命是從死且不避某年少氣彊何必食肉然後乃能服役乎元帥默然無以應已亥冬除龍宮縣監乙巳正月除訓練判官賜宣武原從功臣號七月除慶源判官呈病不赴改授備局郎戊申正月除義州判官六月因事罷歸己酉授昌原召募別將辛亥春丁繼母黃氏憂癸丑冬除慶興府使禦敵凡具悉心規畫又能嚴立紀律士卒畏服本國人被虜胡地者其數甚夥公亦給價刷還累蒙褒啓觀察使權縉啓請咸興中軍築城池備器械再蒙褒啓後金蓋國代權縉爲方伯又以盡心國事啓聞于朝陞通政階己未春除順川郡守初到見學宮荒廢嚴勅儒生輪直設講賞罰勤慢因任二年兼右營將天啓三年癸亥八月授黃海道防禦使朝廷以公擬兵曹參知謂海西防禦重任不可不擇入啓除防禦使甲子春有賊适之變公率兵馳赴於都元帥張晚陣下諸道軍兵次第來會元帥會諸將問曰這賊所領諸將中能背逆歸順者誰諸將不能對公曰李胤緒其人也乃募得胤緒之奴孝生諭之曰汝能歸報一書於汝主使汝主背賊向義則不但汝得重賞汝主令名與天壤俱弊矣孝生

許諾以告元帥。元帥曰：「天也。」引孝生入屏處，饋酒肉資銀兩。孝生泣曰：「主方陷賊中，不死則爲虜，此僕隸所深恥。當冒萬死入賊壘，使主就生道，僕之願也。」因此貨之，不忍爲也。竟不受。見者義之。公將貽書胤緒，屬從事官金起草。起宗不肯，公乃手爲書。具陳大義，請諸將署。皆疑懼，不敢署。唯南以興、柳孝傑與同署。珩孝生衣縫而納之，直抵賊陣。胤緒見書，即決意歸順。遂與別將柳舜懋、李慎及所帶將官約束，領四千餘人而歸。由是背逆歸順者漸多。賊勢大摧，官軍增氣。逆黨之平賴此。胤緒到元帥陣，上謁痛哭。元帥曰：「被脅出於倉卒，死固善矣，不死而領兵歸順，亦一道也。」雷而用之。有不悅者，譖之。元帥信任不終，胤緒憤惋自刎死。語在西征錄。公出奇計討賊，多可紀者。而名漏勲籍。時寇之督戰將崔公現亦頗惜之。月沙李相廷龜嘗語及公曰：「有古名將風，而老於家，爲可惜云。」甲子二月，除平山府使兼黃州防禦使。冬，罷歸。公不與俗俯仰，唯以忠直自持。有惡之者，嘗毀於上前。金公時讓以正言入對。公陳公盡心國事，言者慙而退。乙丑，以討逆勞陞嘉善。錄振武原從功臣號。是年六月，平安監司尹暄兼副察使請於朝。

以公爲平壤守城別將。呈病不起。後授公州營將，亦不起。時公年近六十。知國事無可爲者，遂稱病不起。朝廷督令赴任。金公時讓爲方伯，馳審病狀。啓聞于朝。丙子冬，清兵大舉南侵，國事甚急。公昇疾赴難，到巡察使沈演陣下，語及軍政極陳。犯律用刑事，雖大將亦所難免。聞者爲之縮頸。及聞南漢出城，公忼慨至不能寢食。辛巳十一月廿九日辛丑，以病終于昌原匡山洞別野。壽七十三。初，贈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後又加贈崇政大夫判義禁府事。夫人咸從魚氏。贈漢城右尹諱應海之女。有二男。長曰世龍，早歿。次曰亨龍，生三男三女。男曰師古、信古、好古。女皆幼。庶子庚龍，權管。次任龍，縣監。次起龍，次子龍。次見龍，餘幼。庶女適尹泰之，直長。南斗柄，兵使。南斗格，權復慶金鼎考郭智立，嗚呼。任道在穉少之年，隨先妣謁公繼母黃夫人。黃夫人稱道公曰：「亂離中遭喪，不食肉者，吾兒與楊得壽數人而已。任道老，不敢忘。公在之日，每許以忘年之契，而常少心加敬，不敢與之抗禮也。公自乙丑退老之後，十七年堅臥不起，足不及聲勢之途。姜參議大遂於公常愛慕，語人曰：「朴公廉退人，不可及云。」公早喪慈親，事繼母致

誠敬及其喪也。葬祭以禮。鄰里稱之。公之姊爲縣監辛公碑之內子。寡居。公悶其老而無子。爲宣力立後。癸甲年饑。內弟李而換賣。蒼頭公出價買之。經亂後李家敗。奴散亡。幾不能自存。公卽還其所買奴。并文券付之。平居嚴重有威。不輕笑語。不論人長短。聞人之善則喜而不忘。訓子弟必以忠孝敬謹。鄉黨少年衣帶不飭則責之。婢僕不梳洗則不敢謁見。祭祀雖衰病亦必前期齋沐。衣食尚儉素。居處必整帖。晚好書籍。凡借人簡冊。若曾污毀者。則爲之齋禱。遇人昏喪。隨力周急。對學者。不擇親疎。皆與之勸勉。蓋公雖以弓馬發身者。然常慨然有向慕禮法之意。其教誨子弟。諄諄者每在於此。士有一行一藝者。必加禮待之。於此可知公本意也。公之胤亨龍。求得拙文。表著公之德美。而任道不敢承當。辭之既久。請之益固。不獲已。一依家狀條錄。或加增損以爲狀。歲在壬辰三月日。龍草山人趙任道謹狀。

聞金清陰相公還自瀋陽

百鍊紅爐未鑠金。東還依舊誦清陰。由來勁節無夷險。平地瞿塘只一心。

傷時

并小序

余嘗見孟子書。有逢蒙殺羿之語。後又讀伊洛淵源錄。邢恕告哲宗曰。臣常師事程頤。今雖斬作千段。臣亦不救。令人氣塞。今之世亦不無氣習之相近者。可畏可畏。因占絕句。以寓傷時悶俗之微意云。

程門邢恕詆伊川。說向官家斬作千。學射逢蒙終殺羿。古今何代不生賢。



崔鳴吉 著

遲  
川  
集



崔鳴吉，號遲川（一五八六—一六四七），朝鮮宣祖十九年，明萬曆十四年生，朝鮮仁祖二十五年，清順治四年卒。

鳴吉出於朝鮮大族之後，以孝謹剛直見稱於時。時值明、清交戰，朝鮮處於二者之間，地位尷尬。崔鳴吉在崇禎九年到十年連上封事論朝鮮與明清關係及對策，主張慎重處理與清之關係。

崇禎十一年，崔鳴吉因與明朝聯係事爲清人拘於沈陽，直到順治三年方歸。這段時間里，他先是同金清陰被幽於北館，第二年又移禁於南館。不久，李敬輿亦爲清幽於南館，崔鳴吉與金、李二人唱酬詩篇數百千首，其在北館時所作爲《北扉酬唱錄》，在南館時爲《續稿》，其中大多數詩句都表達了他思念祖國，感嘆身世的無奈心情。另外還有少數論及沈陽及中國全國的風俗地理。